

牛士红 著

生命的辽阔



九河文学丛书

生命的辽阔

青海人民出版社

九河文学丛书

牛士红 ● 著

生命的辽阔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6·西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的辽阔/牛士红著.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6.6

(九河文学丛书/李中主编)

ISBN 7-225-02791-3

I. 生... II. 牛...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67773号

序

蒋子龙

数百年来，天津人被“九河七十二沽”的传说滋润着。

水，构成了天津的城市个性，这是一种幸运。水为生命之源，利万物而不争，以柔克刚，形弱实强。天津作家协会曾以“弱水”为第一部文学丛书冠名，谦虚而自信。如今又推出“九河文学丛书”，对文学的理解益发的宽阔浑厚起来。丛书的作者阵容自然也变得越来越庞大，色彩也越加地丰富了。有编辑、小说家、诗人，有在稿纸上耕耘了几十年的兼职作家，他们的正式职业是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企业的管理人员、还有农民……

随着商品社会的逐步规范，作家的概念也变得宽泛了。人们不再看重头衔，更注重本质，谁写出了好书，谁就是好作家。谁没有好书，即便还顶着作家的头衔，也很容易被人忽视。就这样，“专职”——不再意味着就是优势；“兼职”——也不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业余作者”了……

在“九河文学丛书”里，大家走到了一起。真可谓“九河汇聚，水被荡漾”啊！选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诚实、专注、一致。这些品质通过他们的著作展现在我们眼前。这些品质也是作家认识世界的通道，世界只有通过这些认识才存在。

对作家来说感觉就是才华，就是美德。他们都是生活中的恋人，甚至是“狂恋症”患者。必须是一往情深地不遗余力地去追求他的文字，使文字能对他张开双臂，让他内在的才华涌现出来，就像红晕涌上他们的面颊。

写作就是要在这种恋爱状态中消除一切自我意识，消除一切恐惧。坚持在没有任何顾虑的意识流里一稿接一稿地写下去，改下去。

只有这样才能在词汇的泥泞中意外地有神来之笔，得到自己一直在寻找的语态、语气、语片。

写——就应该不断地写，只有读了自己所写的，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写——是出于对现实的不妥协。

写——也是由于爱和感激，爱文学，感激生活……

现在，就是检验他们的爱和感激的时候，这就是他们的成品：书。出书，是作家的梦想。所有作家的价值，都要通过自己的书来体现。出一本好书，是每个作家的追求。有些作家著作等身，在等身的著作中能真正让他本人喜欢的又很少，倘能挑出一两本就算是幸运的了。我想，天津作协创联部编这套丛书的初衷可能就是这么单纯：为作家们出一本好书！

书是世界上最多姿多彩的创造，不仅式样万千，它所传达的思想和形象更是不计其数，浩如汪洋。作家的幸运也在于实现了人类最大的愿望：使人的短暂一生得以永恒，将自己的生命体验衔接于前人和后人之间。书的魅力足能移植生命，无须打麻药，杰出作家所创造的人物和故事能寄生于读者心中。所有观点都可以转化为有形的力量，为无数喜欢它的人所接受。

在时下这个喧嚣浮躁的社会生活中，好书还有极好的治疗效用，为人们提供寂静，给人以自我完善的机会。作家的职业就是给人们以多种选择，任读者自由挑选，在自身生命之外，他们还需要哪一种生命作为补充？

也许有人已经在为书担心了：有那么一天，会不会为网络和光盘之类的电子玩艺儿取而代之？我说不会的。只要看一个事实，就足以使人对书的未来充满信心，自从网络和光盘出现之后，书籍的出版发行比过去急剧增加，而不是减少了。很难想象有比书籍更真正现代化的东西，至今它仍是知识最轻便的载体，成本最低，携带最方便。

在我要结束这篇短序的时候，由衷地为天下写书、出书和读书的人祝福！

目 录

序	(1)
生命的辽阔	(1)
坎 儿	(6)
鸟儿衔来的清晨	(13)
听朋友说“变”	(16)
结婚礼数遐思	(18)
相见是首歌	(21)
为历史还愿	(24)
幸 福	(30)
神奇的西双版纳	(33)
读 变	(41)
让北京的道路畅通起来	(44)
在地图上划线的人	(48)
妈妈和丢失的姨妈	(52)
妈妈，孩儿有话对你说	(56)
写给姨妈的信	(59)
春节来临，让我梳理心情	(64)
“上天”去	(67)
分 享	(70)
修补天梯的人	(72)
轻松人生	(81)
高原，一只不知疲倦的鹰	(84)
养狗的感觉	(90)
青山脆响而不惊	
——谨以此献给渝怀铁路建设者	(92)

总想回头望	(104)
大音稀声	(107)
心灵的天平	(121)
女 儿 树	(126)
长发为君留	(132)
回味生活	(135)
透支白发	(138)
走近鄯善	(140)
新 疆 人	(145)
科学让他放飞心灵	(150)
情 书	(154)
一片燃烧的云	(157)
为生活，谁人还怕老？	(161)
班长的财富	(164)
岁末感叹	(167)
走过明天的脚步	(170)
她把自己弄丢了	(185)
让工作环境富有诗的意境	(188)
珍惜心灵的伴侣	(190)
给予才能获得	
——在深圳感受挣钱	(192)
去做自己该做的	
——在香港感受文明	(195)
澳门无夜	
——在澳门感受休闲	(198)
在缅甸感受中国人	(200)
年味：品味传统与现代	(204)
生命的台阶	(211)
后 记	(215)

生命的辽阔

一个人的生命有多么辽阔，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在现代人的目光里全是被钢筋混凝土裁剪过的视线，日复一日地上下班，好像没有尽头，也害怕有尽头，因为一但有了尽头，不是下岗就是失业。所以，年复一年的上下班，好像不是在为推动人类进步而努力，而是为了无尽的生活心中充满了不可或缺的紧张和担忧。匆匆的脚步伴着紧张而有序或无序甚至有些零乱的生活节奏，走进办公室后就觉得走近了安定的生活和人类发展的文明。高高的写字楼里几乎包含了一个人全部的活动空间。洁白的天花板就是天，纵横交错的钢筋水泥就是地，一盏明亮的吊灯就似一个太阳，一盏豪华的吊灯就恰似所有的夜空，整日坐在精巧的高级轿车里东奔西走。人们就有了顶天立地的感觉，这感觉给许多人生成了巨人的雕像。于是，看什么都觉得渺小，什么都敢想，也许就有了发明，无论进步与颓废，都冠以创造；什么都敢干，也许就成就了事业，无论这事业代表着什么方向，厚厚的钞票足以说明你的价值。尽管如此，不足以实现个人意愿的人看什么都觉得难随人愿，有人奋力抗争，有人奔走呼号。都以为，这就是生命的全部。直到有一天人们走近了新疆，那无边无界的视野突然把人的视线拉长了，善于思考的人们才重新回过头来审视人类生命的辽阔。

在这片无限辽阔的土地上，大地摊开自己宽阔的胸膛尽情地舒展，天空张开自己巨型的蓝色大网放纵地铺设。天蓝，蓝到了没有

一点白云的点缀；地阔，阔到了没有一点绿色的衬托。蓝天那么清新，大地那么久远。放眼望去：远处，天地欣然悄悄地相合；近处，天地分离无奈地遥望。蓝天，蓝得让人心醉；地阔，阔得让人恐惧。多少人只在荧屏上窥探眼前的图像，只在睡梦里畅游眼前的广阔，而新疆的人民世代在这儿敞开着自己的胸膛，感染并编织着这块圣洁而热切的土地。

飞机从北京起飞的那一刻，我的灵魂似乎就被融入了这无限的辽阔之中，我仿佛就羽化成天体中的一个细胞。我站在博大的天空俯瞰大地，大地上连绵起伏的山脉就像上天抛出的一个玩物，那沟沟壑壑就像老人脸上的皱纹，在地上人们要想翻越此山脉也许要花去毕生的精力。山下偶尔发现一条公路，就像老太太缝衣服时不慎掉在地上的一根丝线。路边有几座楼房，小的就像一个个火柴盒，像儿童搭建的积木。随着我乘坐的这架飞机西去，从天山上时不时流下一道道河流，看上去就像小孩不慎在地上撒了一泡尿，无声地融进了地上的沙漠。这时，如果上帝派员来，一脚踩下去，肯定就是一座大坝，一脚踩下去肯定就能移平山河。唯有那昆仑山下的沙漠平时皱，尽情地铺展，也许人们走在这沙漠中就会永远把灵魂留在沙漠。人是什么？是一粒细沙？还是一滴清泉？是一株小草？还是一块碎石？人类的生命顽强而脆弱，人类活动的天地狭小而又辽阔。随着飞机的徐徐下降，我的双脚一踏上大地，立刻回归到真实，真实地感受到人生的渺小和人类生命的辽阔。

我们从乌鲁木齐向吐鲁番地区进发，由近而远，放眼望去，黄的土，黑的山，白的雪峰，无边的黄土地上没有一点生命的颜色，黑黑的大山高举着沉重的白雪。这是哪儿，我这是到了什么地方？朋友说：这是天山脚下最肥沃的土地。

既然是一片沃土，咋又没有一丝绿意？在我生命的记忆里，绿色就是生命的意义。噢，十月，在内地的这个季节里，大地也该脱下绿装歇息，整修大半年付出的气息，像充电，似整合，也就是人

们常说的休养生息，待来年再生养哺育新一轮的生命。不过新疆的十月，土地格外裸露，裸露的有点直白，直白的让人惊叹，这才是地球原有的本色。望着远方的两色大山，我想象着明年的春天，太阳融化着天山的白雪，雪水悄悄从冰雪下溜走，沿着天山的面颊流下，融入山脚下的土地，去滋养止步于山下的生命。多余的冰水在暖风的驱使下再化作蒸气，在谁人都不经意的时候升上天空，变成白云，凝成水珠，再返回到天山山顶。哇——这就是生命的轮回，生命源于水。

我的想象被一阵狂风撕裂，迅捷撕成了碎片。风，在我们的车头上掠过，风，又撞击着车窗，极力撕扯着车上的每一个缝隙，试图钻进车的核心？还是要撕开车的胸膛？我不得而知，只听到狂风掠过车体时发出刺耳的尖叫，此叫声此起彼伏，时紧时缓，时高时低。车体开始随风飘摇，司机紧紧把住方向盘，慢慢减速。忽地一个念头闪过脑海——这不就是风的语言吗？风，是想挽留我们？还是要拒绝我们的到来？我聆听风的述说，像读外语似地拼凑着极不连贯的风的语言，想弄懂它与人们的交流。它让我临窗远眺，霎时，一大片直立的铁柱上都镶嵌着一个个如直升飞机的螺旋桨随风旋转。有侧立，有直立，有斜立；有的高速运转，有的巍然不动，有的缓缓而转。不同方向的站立接受着来自不同方向的风。这是在检阅风的力度，还是接受风的洗礼？朋友告诉我，这是中国最具特色的三十里风区，这也是中国最大的风力发电站。在这里，大风可以吹起一座小山，也可以吹起一湖波浪，让波浪像海浪一般不停地敲打湖岸，大风还可以吹皱一片土地。眼前竖立的风轮就是风力发电站的设备。哇——原来是风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了光明，带来了生动；是风，让这里的人们从原始走向现代，从古老走向文明。风，你是生命的源头，生命因你而存在，生命因你而灿烂，生命因你而注入新的血液。

穿越深山峡谷，驶入茫茫戈壁，湛蓝的天空包容着大地，没有

白云的装饰，没有湖泊的点缀，连小草都远远止步，没有一点生命的痕迹。莫非这是人类生命的禁区？走在新疆的土地上，让人感受最深的、也是最为强烈的，就是它的辽阔与宁静。正是这宁静更让人感到这片土地的辽阔与生命的脆弱。车行在广阔的戈壁滩上，让人觉得天有多广，地就有多阔。天山静默，戈壁不语，整个世界都为之而沉默。这沉默让人觉得世界更久远，生命更辽阔。两小时前我们才刚刚经受过冬季寒风的洗劫，怎么一会儿温度就升高了二十多度？这让我们迅速脱去厚厚的毛衣，穿上薄薄的衬衫，搜出塞进旅行袋里的毛巾，一把把抹去额头的汗水。有人大叫，好傻啊！我们为什么不开空调？深秋的凉爽和初冬的微寒已经让人们淡忘了空调。身后是北国的严冬，眼前却是南国的酷暑，谁人有幸经历这样的神奇？随着车速的加快，气温越来越高，我惊奇地说不出一句话，只有凭感觉领悟着两个不同的世界。透过滚滚热浪，我突然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一座历经千百万年的蓄积而形成的一道红色屏障，山色如熊熊燃烧的火焰，山下无柴、无煤、无油，而那燃烧的火焰却千百年来经久不息。这火，烧红了天际，烧红了大地，烧得空气里都是一团红色，满眼都是火焰。我的思绪钻进了火里，我的灵魂开始颤栗起来，我想，这里肯定没有生命，这里没法再有生命。这是生命的死角，是人类生活的禁区。这样雄伟的场面，多少人终其一生，也不曾见过这样的红色。朋友告诉我，这就是唐玄奘西天取经路过的火焰山。

哇——着实让人惊讶，难怪眼前的这座山神仙一般的模样。这大约是地球上唯一一座永久性燃烧的火山，是它不停息的燃烧才点燃了地球上的明火？是这火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让人们从生到熟，从黑暗到光明，从远古到文明。火，你才是人类生命最具有能量的推动者。可这火山，你有多高？你有多长？你何以成为这般模样？我们来不及探索。

然而，随着我们的车辆前行，有一片绿色悄悄朝我们的脚下延

伸过来，火一般的阳光从头顶飘洒下来，散落在绿色的叶片上，顿时发出耀眼而目眩的光芒，一个个亮点汇集起来如一片片彩色的珍珠。哇——这里还有生命？生命，你是什么？从渤海岸到西域，多么遥远的里程；从乌鲁木齐向外延伸，驱车好几个小时见不到一个人影，在这如此辽阔的土地上，在这沉静而炎热的土地上，还会有生命的存在？

汽车像向下栽似地下了一个长长的坡，我看到两个穿着鲜红长裙的姑娘，她们把长长的双臂举过头顶，原地旋转，像是在跳着一种什么舞蹈，那长裙随着她们窈窕的身姿飘舞起来，形成一个伞状，犹如大火中托起的两个女神，妩媚而娇艳。火焰——绿叶——少女——生命，没有太多的世俗纠缠，却有更多的人和自然。

朋友这才告诉我，这就是著名的新疆吐鲁番。这里的海拔是零下一百多米，夏天地面温度可达八十度以上，拿一个生鸡蛋埋进土里，用不了半小时就可蒸熟。这实在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不仅有美丽的维吾尔族姑娘，而且还有甜美的葡萄园。顿时，一曲《达坂城的姑娘》响彻在我的耳际。

祖国啊！从南海到北疆，从东海到西域，哪儿有你的热土，哪儿就有无限的生命。在你辽阔的土地上，人的生命也随之而辽阔。

大地啊！只有当人们真实地认识到了你的博大与辽阔，才会认识到自己的微弱与渺小，哪怕是坐在最豪华的轿车里，坐在最明亮的办公室里，坐在最高大的写字楼里，也许就不会再生成巨人的雕像，也许就不会再无视眼前的一切。

坎 儿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许多始料未及的坎儿，扛过去了，那就是你的财富；如果没有扛过去，那就是灾难了。大人物有大人物的坎儿，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坎儿。或许大人物把大坎当小坎儿，而小人物把小坎儿当大坎儿。任何一次大大小小的坎儿都是一个人起码的生存和试图发展的希望的羁绊。

我是一个小人物，我的一生中就有许多坎儿，有人把这当小坎儿，而我却把每一个坎儿都当大坎儿。这些坎儿有时候使我无助，有时候使我迷茫，几十年过去了，我究竟闯过了多少坎儿，我也记不清了，总之，我觉得活得好生艰难。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别家的小孩都在快乐地生活着，好像天天都有足够的时间出去跳房子、拍纸牌、打弹球，同伴们似乎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忧虑。而我的家里却有着永远也干不完的活，是无休止的家务让我无法体会童年的快乐。上天对我“极不公正”，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镌刻着太多无法抹去的累累伤痕。妈妈好像有童识不让我出去和小朋友玩。我试图反抗过，但每次的反抗都无济于事。八岁那年，听人们说我至亲至爱的父亲终因积劳成疾，抢救无效，病逝于他乡。父亲的收入是一家六口人生活的唯一来源，父亲仙去，母亲就有天塌之感。那时，哥哥才十岁，姐姐也才十二岁，母亲一人又怎能扛得动这么沉重的生活负担？我虽然还不懂得什么叫生存艰难，但我却越来越感觉到家中生活质量在下降，母亲几乎

想到了她还能不能担负起养活我们的责任，一夜之间好像她的脸上就多了许多岁月的山梁。她带着我们去空旷的田野找野菜，告诉我们什么是草，什么叫菜。从此，每一顿饭的锅里就多了许多以前从来没有吃过的绿叶。刚吃这些野菜时我们还感到有些新鲜，顿顿都吃这些时嘴里就感到有些苦涩了，长期都吃这个时就有了端碗就饱，放碗就饿的感觉。“妈妈，怎么天天吃这个？”我们的声音里多少含有一些对母亲的责备，那近乎于对母亲是一种无理而苛刻的要求。面对我们的无知，妈妈没有责备，也没有恼羞成怒，她含着无奈、含着心疼，像是咽下一口长久的悲伤，才说：“儿啊，如果妈妈能用野菜把你们养大，也就对得起你长眠于地下的爸爸了。”说这话时，妈妈的眼泪就不知从哪里涌了出来。看着妈妈的极度悲伤，我好像才开始意识到父亲真实的离去。从此，我们再也不说什么，只有主动与妈妈一块到田野去拔野菜，妈妈脸上的愁云有时会在大片的野菜映入眼帘时悄悄地消散。每当我们把一篮子野菜放在妈妈面前时，妈妈又会无声地流出一串串眼泪，妈妈高兴时，就会挺一挺腰，然后长久地抚摸着我们的头，喃喃地说：“懂事了。”姐姐和哥哥就会伴着妈妈的抚摸也莫名地流下眼泪，我不知道那是喜悦的泪，还是苦涩的泪。听哥哥说，我们都是妈妈身后的支撑，这支撑让她活的大胆、活的充满希望。也就是这当儿，为了从妈妈肩上接过生活的担子，我们兄弟姐妹就有了辍学的念头。

听哥哥神秘地说，他已经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能让我们改变生活的出路：他要到二十里地以外的西山去跟着姨父放羊，据说放羊能吃饱饭，如果他每顿少吃点，还可以省一点春节时给母亲捎回来。而我还小，在村里跟着一家邻居哥哥放羊，也可以吃饱饭。这样就不用妈妈为我们操心了。妈妈身体不好，常年多病，姐姐必须留在家侍候妈妈。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也是一个切合实际的好主意，我举双手同意。我虽然不知道这会是一种什么后果，但我觉得听哥哥的，没错！

我们去放羊，只是为了混一口饭吃。我们比姐姐幸运，因为我们是男孩儿，希望我们年终的口粮可以背回来供妈妈和姐姐度过凄凉的时光。这样，不但减轻了妈妈肩负养活我们的负担，妈妈还能得到我们的照顾。让我们都能活着，让妈妈卸下负担，这是我们的责任。听哥哥说，人家之所以答应让我们跟着人家去放羊，还是看了妈妈的面子，要不然人家绝对舍不得从自己并不富有的饭碗里分出半碗饭来给我们。哥哥教育我可要珍惜这一次机会，不要捣蛋让人家半截赶回来了，那样会丢了妈妈的面子。妈妈是我们的主心骨，我们不忍心因为我们的不小心而让妈妈在精神上受到任何伤害。

那时，我们家里很穷，但我们的心却很齐，只要有谁提出一个能让妈妈减轻负担的想法，大家都会一致赞成。那是一种求生的念头，那是人们最原始的本能。

当哥哥把这个大胆的想法告诉妈妈，希望得到妈妈的表扬，并让妈妈感到高兴时，却非但没有博得妈妈的欢喜，反而让妈妈更伤心了。妈妈只有一句话：“不行！”

为什么？哥哥觉得好生委屈，我们都长大了，为什么不能与您分担家庭的重担？他硬要坚持，妈妈情急之下，狠狠地打了哥哥一记耳光。那一记耳光打得哥哥莫名其妙，也真的打痛了哥哥的心。哥哥不解，却又不敢流露出反抗情绪，卷被而眠。那一夜，妈妈整夜未眠。哥哥以为自己长大了，可妈妈怎么会不知道一个十二三岁的他，稚嫩的肩膀怎能扛得起生活的重担？哥哥睡着了，妈妈却坐在哥哥的身旁，用她那只白天曾打过哥哥脸的手轻轻抚摸着哥哥的脸，抑制不住的泪水流下来，滴在被子上，也滴在哥哥的脸上。不知是心灵相通的缘故，还是妈妈泪水的呼唤，半夜里我们都醒了。见妈妈一人坐在炕上流泪，哥哥说：“妈妈你怎么了？”懂事的哥哥心里感到了一丝害怕。

妈妈擦拭着自己的眼泪，“白天妈妈打疼你了吗？”哥哥摇摇

头。

“你觉得你长大了吗？”哥哥点点头。

妈妈拍拍哥哥的肩膀，“你明天去要饭，后天呢？”哥哥没有吭声，他也许不知道说什么好，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明年去要饭，后年呢？”哥哥显得无奈而迷惘。

妈妈擦干了眼泪说：“孩儿啊，你要是明天去放羊，何时才能挣上给妈妈吃饭的钱？”我们都不知道妈妈下面要说什么，我看的出来，哥哥跟我一样不解其味。

妈妈说：“我要你们都好好上学，以后给妈妈挣钱买粮。今天，就是妈妈去要饭，也不能让你们去要饭。你们还小，到人家门上要饭遇到个狗都不知道怎么打，怎么能养活妈妈到老呢？”

“你爸爸走了，你们还太小，我们还有五间房，我就是一间一间地拆了卖，也要把你念书供出来，这样，你爸爸在地下才能安心呀。

“你爸爸当了一辈子的干部，因为没有文化，他的苦只有我知道，他苦在心里，都不敢说给人家听！他活着的时候不只一次跟我说过，‘我一定得让孩子们，只要你们能念，不管家里多穷，也要供你们。’这是你爸爸的意愿。你爸爸才走了几天，你们都不听话了？你们想把妈妈气死吗……”妈妈说的激动而又平静，不知何时我又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我和哥哥姐姐们一样背着书包，就像背着妈妈的希望又走在了上学的路上。

上学去，到学校学到了多少东西？妈妈不知道，她只要看着你们都背着书包上学去了心里就踏实了。她从来也不问你在学校学到了什么，她没有这个时间，更没有这个精力去管你学到了什么，眼下她只要她的儿女们都能活着，张口就有饭吃。她也许想，只要今天送孩子们都去上学，明天的生活就一定充满希望。

真的，姐姐从学校毕业后参加了工作，而且工作的极其优秀；

哥哥从学校毕业后参了军，又考上了大学；可只有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年升了两级，后来有的学校又退回一级，而我却跟着高一班的学生一直往上升。越听不懂老师讲什么越不想学，越不学就越不想听，从此，我就成了班里最差的学生之一。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高中，用不着考试，也用不着担心会留级，眨眼之间我就高中毕业了。毕业那年我才十四岁。十四岁啊，我好像还没有找到我童年的快乐，我好像还没有找到学习的乐趣，我已经高中毕业了。学校对我来说就是一场永远也没有醒来的梦。姐姐和哥哥毕业了，走向社会什么都会干，而我也毕业了，走向社会后什么都不会干。这时妈妈才问：你是怎么学的？我不知道，猛一回头，才发现已经丢失了太多太多。我回到了农村，因为那时我长的个子比较高，村里就把我当作青壮劳动力使用。可我稚嫩的肩膀担不起那两箩筐沉重的粪土，一锹扬不起大地上的沉渣，一锄头挖不出一个崭新的世界，一锨也掀不出一片美好的生活。生产队长一脸的阴雨弥漫，他看着我就像看着一个仇人，满眼充斥着怨恨与不满，每天让我和青壮劳力干着同样的活儿，给人家一天记十分，却只给我记八分。我的肩膀压红了、手也磨破了，我的腿发抖了，我的腰发酸了，我不敢告诉队长，只好悄悄地告诉妈妈。妈妈无奈，但她却让我挺起胸膛。她说要生活就必须付出。有一天，我终于耐不住过度的劳累，突然昏倒了。妈妈急匆匆把我扶回家里并急切地找来村里的赤脚医生给我看病时，生产队长凶神恶煞般地一跺脚跳进我家的门槛，“装什么熊样，地里这么忙，你倒躺在炕上睡觉！”妈妈告诉队长我晕倒了，队长不理不睬地一边骂一边走了。那恶狠狠的叫骂声至今留在我记忆的深处难以抹去。我不得不承受着这样的生活。我苦，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怪妈妈，因为这本来就不是妈妈的过错。

五年啊，我在这样的环境里整整劳动了五年，我从不敢有太多的奢望，我只盼着自己快快长大，能用我坚实的身躯扛起这一方沉重的天，能用我有力的臂膀搅动这个古老而荒凉的地球，能用我的